

“第三只眼”看文学

# “场”是啥？你在吗？

## ——看何平的《批评的返场》

潘凯雄

何平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新著《批评的返场》引发我阅读兴趣与好奇的就是“返场”二字：“场”是啥？为什么要“返”？

初看“返场”，本人想当然地以为无非就是返回现场的意思，但查了一下辞书，竟然还是特指演员演完下场后，应观众要求再次上场表演，而返场的前提当然是节目要演得好。既然如此，何教授在这里的对“返场”的使用显然就是一种借代，细想一下又好像不完全。那么问题来了：所谓“返”，意味着曾经在，后来离开了，现在需要返回；所谓“场”又是特指哪些场景？为什么要返回？

这样的追问虽不无掉书袋之嫌，但如果拎不清这样一些前提，也就无法认识与评价何教授这部新著的意义和价值。《批评的返场》整体虽分成了“思潮”“作家”和“现场”三个部分，但在我看来，全书要旨更在那标题为“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的“序”上。正是在这篇“序”中，何教授全面阐释了自己对“返场”二字的观察、理解与主张，而正文三个部分则是他自己围绕着“返场”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亲历的若干实践。

说实话，虽然我对何教授那篇题为“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的“序”中所涉及之对极少数现象的判断与定义并不是完全认同，我还认为有些话其实还可以说得更直白、更顺畅一点，未必需要过多学术语言的包装，但对这篇“序”的总体意见我持高度认同的立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试图用比较直白明快的语言将何教授这篇“序”中的主要论点加以必要的归纳和复述。概括起来，这篇序文总体上要表达的要义是：一方面新世纪前后，由于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对新媒体影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文学写作出现了分众化、圈层化和审美降格的复杂化；另一方面，面对这种越来越膨胀和变化的文学现场，文学批评是不是有与之匹配的观念、思维、视野、能力、技术、方式和文体？而新入场的文

学批评从业者又没有前辈批评家“野蛮生长”和长期批评文体写作自由的前史，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规训在基于大学学术制度的“知网”论文写作系统里，因此，并不具备也不需要充分的文学审美和抵达文学现场、把握文学现场的能力，而只需借助“知网”等电子资源库把文学批评做成“论文”即可。

由此可见，何平教授有关“返场”二字的基本所指及意图。所谓“场”，即文学的场域，只是今日之“场”已非昨日之“域”，姑且不论今日之“场”的审美力是否已经降格，但它变得越来越分众化和圈层化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返”，说的是无论过去那个“场”的品质如何，文学批评和批评家好歹都是置身于“场”中；而在发生变化后的今日之“场”中的许多“圈层”，文学批评与批评家不仅缺席，而且还未必有能力在“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状，因而，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确有“返场”之必要。

如果上述概括没有曲解何平教授本意的话，那么我对这总体上持高度认同的态度。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何教授的描述的确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二是我也认同这些现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建设中一项重要缺失。在当下大可归于何教授所描述的“野蛮生长”和有长期批评文体写作自由前史”的那一类，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无论高下，只言事实。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新时期到90年代中叶，无论是否认同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或是文学的流金岁月这种积极的判断，但那时的几代批评家大多的是确是作为在场者而存在，他们不仅是见证人，同时更是参与者乃至创造者，从所谓“伤痕”到“知青”“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新状态”“女性”“青春”……这一连串的文学术语或文学现象；从“歌颂与暴露”“现实主义回归”“文化寻根”“方法论”“主体性”“现代派”“后现代”……这一系列的文学争鸣与讨

论，当时的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除去扮演者见证者这一角色外，更多时候则还同时充当着参与者乃至发动者的角色，包括但不限于对某种新的文学现象的发现与研究直至推动，发现其新芽、总结其成败，推动其发展，绝对是一种全程“在场”状态。尽管当时的那些发现、研究与推动或许也还存在着生涩、粗糙乃至机械的不足，但敏锐、坦诚和建设性无疑是其主流，因而也有学者称其为既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尽管文学轰动效应的失去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初露端倪，“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昔日先锋何在”的声音已然出现，但这样的传统依然顽强地存续到90年代上半叶。再往后何教授所描述的那种“不在场”状态才开始冒头并确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此时又差不多恰是文学的多样化更趋典型的起点。一方面是文学轰动效应的进一步弱化，一方面又的确是很难用一两关键词来总结或概括所谓某种“文学大潮”。但没有“大潮”不等于没有“小潮”，更不缺“浪花”，问题在于此时还能否保持一种“在场”状态，深入其中潜心观察敏锐发现。但遗憾的是，差不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何平教授描述的那种“不在场”状态开始愈演愈烈，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自言自语或大而化之或视而不见的所谓文学批评开始渐成气候，看似“在场”实则缺失或失语成为不少批评文字的共性特征。至于何教授所言的那种“新入场的文学批评从业者”“从一开始就被规训在基于大学学术制度的‘知网’论文写作系统里，因此，并不具备也不需要充分的文学审美和抵达文学现场、把握文学现场的能力，而是借助‘知网’等电子资源库把文学批评做成‘论文’即可”的现象则是在新世纪开启之后的事儿了。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何教授和在底下各自描述的事实大抵不谬的话，那还真真是应了那句“风水轮流

转”的老话。我记得在上世纪最后20年，对文学批评话语较多的一点就是认为其过于感性和零碎，缺乏“学科性”与“系统性”，而现在何教授又觉得当下批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不具备也不需要充分的文学审美和抵达文学现场、把握文学现场的能力，而是借助‘知网’等电子资源库把文学批评做成‘论文’即可”。两者看似矛盾冲突，其实也未必。在我看来，这种表面上的分歧其本质终究都是一个应该如何完整看待文学批评、科学建构文学批评系统的问题。这也是我认为何平教授所提出问题十分重要的根本理由。

从学科建设角度看，科学的文学批评本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处于底层的首先应该是对各种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理论批评的观察、鉴赏与评论，这些都是展开正常科学文学批评的基础；中间层级则应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展开文学研究的若干专业学科，诸如语言、文体、结构、社会、原型……这些都是由底层通向学科建设的中介；而顶层则是相对宏观抽象的文学基本原理。我理解何平教授笔下的“场”主要指向就是那些处于底层的不同场景，所谓“返场”也是就此而言，这的确是切中肯綮。现在不少的文学批评的确实见批评者对原作的细读与品鉴以及情感的投入，更多的只是拿一些现成的、时尚的理论或术语生搬硬套，貌似高深，实则只是在最基础的“场”域边缘游戏甚至根本没有进入，如此这般，所谓科学的文学批评自然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何教授提出“批评的返场”之主张既十分重要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不仅如此，他构成这本新著主体的“思潮”“作家”和“现场”三个部分就是其自身在“场”的种种实践，包括“文学策展”这样的主张也是如何在“场”的一种方法。这些结论与判断如何自然可以讨论，但“在场”这个前提的正确与重要以及付诸实践则是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创作谈

# 错位人间感与情

## ——谈最新作品《宣木瓜别墅》

须一瓜

今年春节，我们家过得很糟。大年初一我们在空荡荡的医院挂急诊，为八十九岁的妈妈重新插胃管，她又拔了。上个月第三次中风住院至今，这个重度痴呆症老太太，已经拔了四次管子。

爸爸九十一了。他脑子一如既往的清晰，但起坐要人搀扶。如果安眠药不起作用，妈妈就日夜无休，像一座钟的沙指针，每时每刻在客厅、卧室、卫生间、阳台、厨房，在餐椅、在沙发、在躺椅、在床边，不停地落地即起，不停地转圈。她永动机一样的行走，让陪护的我们心力交瘁。旁观的父亲常常黯然落泪。

这个一辈子都没有眼泪的男人，现在比诗人还容易感怀。老境的残酷，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失能。失能老年的无助感，掺杂着复杂的成分。生命强弱盛衰的流转，就像老天的阴谋，它要让我们在错位的关系中，去承受命运齿轮的锋利。不对位的人生境况比比皆是，好汉丑妻，好女赖汉，棒头孝子，箸头多忤逆……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父母是一座山；对年老的父母而言，孩子是向阳坡，而自己是沼泽地。这不仅是指心理依靠，更是心理的强弱对比，是我们生命流年必将面对的存在。

父亲彻底衰老了，他不止一次地说，对不起你们。我们告诉他，没有，安心，一切都自然。是的，他们就是一对普通的父母，对孩子，不饿不冻，勉励上进。他们是及格的，最多有点潦草。只是现在，他们感到了某种不对称的歉意。

而他们还是给了我们一些精神营养的。在有限的家教时间里，我妈妈重申她的家教宪法：要练字！字如其人；要学英语！待人接物要有礼貌！她给孩子们最大的营养，可能是阅读。我和父母睡大床到很大。她经常躺着看书，边悠然地掏着漂亮的鼻子——我从未看到任何人，能把鼻子掏得这么优雅悦目——是的，日复一日，她在传递阅读的快乐；由此，我姐姐的阅读量都不小。

作家须一瓜的小说视野，一直有着敏锐的社会性与话题性，如她的长篇《太阳黑子》被改编为电影《烈日灼心》曾引起热议。但作家的叙事重心却不在悬念曲折的故事，而在锋利地剖开世相人心的隐秘世界。刊登于今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最新小长篇《宣木瓜别墅》，故事主体描述的是父母和子女在心理与情感上的严重错位，做父母，做子女，都需要学习，只是顿悟的时候，也许已经来不及。小说主线中颇具新鲜度的则是如今日益为社会关注的心理咨询领域，这使作家在以心理学角度切入人性解读时，显得专业而游刃有余。

——编者

爸爸客观上是她的神助攻。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分配到福建的我妈及那一伙江苏同学，充满了对福建佬的轻蔑。这个傲慢的江苏女子，随时贬低福建的穷困，随时抽考我爸成知识典故，随时卖弄家乡的富饶和知识拥有层的优越；因为对妈妈的崇拜，我爸爸疯狂购书，量大到文革后，我们家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残余：《提香画册》、大砖头厚的黑硬壳《世界新语词典》、半本灰硬皮《红楼梦》等。而少年后的清晨，我都是被他唱片里的外国通俗名曲唤醒的。

我觉得他们还是潦草的。看书买书，是他们爱的博弈。他们也想不到孩子的皮肤饥饿和权威恐惧。我姐姐十来岁就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看急性肾炎；现在，两代人交换场地了。痴呆后的妈妈，会像小宠物一样，动辄“求摸摸、抱抱”，你迟顿，她就把你头往你胸口软搭。最不善肢体语言的、我最酷的大哥，现在也接受老太太的索爱，时不时抚拍她、亲吻她的面颊或额头。小哥哥在为她擦不时涌出的唾沫时，会说，嘿小螃蟹，又在吐泡泡啦小螃蟹！

小时候，三十几块钱就能养一家人，说是九块钱养一家人的伙食费。而他俩的工资一百五十多，妈妈每月还有国家赎卖政策的三份股票股息。但他们，从来舍不得给孩子们买一次那一斤两毛八的热牛奶；妈妈经常超时下班，我们讨要两分钱到人民饭店买一个馒头，她一律拒绝。爸爸九十岁的时候回答了我们的童年追问，为什么不可以？他说，为了不让人家说我们的孩子“变修了”——当然像谎言。根子还是，为人父母，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一直没有准备好，就走马上任为人父母了。

而成年后的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给了他们力所能及的爱护，生病就陪床，健康就出游，乘豪华大巴轮老人无比开心；我们带他们几乎吃遍了高中低各色酒店。高龄之后，他们开始羞涩地表达了对我们粗糙童年的歉意。这是“沼泽地”对“向阳坡”的致意吧，而我们也进入“沼泽地”，我们未必就能体察与防范——“大山”对“小坡”阴影与碾压力。

错位是永恒的关系结构。我相信，关系就是世界的本质。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与耐心，关注独子的成长。但这一代父母，可能依然摆脱不掉传统教育模式，这就有了独生子女们，更敏感更犀利的追责——什么才是合格的父母？有人在抱怨与愤怒中长大，极端者指责“父母皆祸害”，也有人看到了整个人类社

会，对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的觉悟和求善努力。我相信，独子这一代人为父为母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代父母，更有准备，他们有备而来。他们将会带着更多的领悟，更深的思考，去建立更好的亲子关系，呵护人生初年。当然，走向真正的成熟，是需要代价的。

这个世界，包括亲子关系，本来就没有准确对位关系。我理解的对位关系，是关系人之间彼此的情感投入匹配度、心理期待比例和趋动力强弱等匹配度。从来没有物理学上的准确对量的对称。亲子关系、亲密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邻里关系，都找不到严格的对位。朋友关系有位七龄小童，天真浑然无畏，让老师讨厌。但是，她总是大度的和解方。有次蒙冤受罚，她认真罚抄了三遍作业后，在本子题头说明了原委，并画了“平淡”“生气”“微笑”的三个表情包，请老师三选一。但是，老师不予理睬。显然，老师配不上这个情感伟大的孩子；多年前，一个小小少年，常在公共洗衣池为他名声不好的懒惰妈妈，洗内衣内裤，而母亲始终不喜欢他。其实，不对位的境况很常见：友情的双方，真诚的赞美者大概率将收获被赞美人的轻蔑；而为孩子全然付出的溺爱父母，往往得不到被哺育者的神性光照。

人间没有对位设置。除非出差错。它们一定是错位的，正是错位的设置，不匹配的常态，世界才具有如此多样性，才能突破想象极限，让我们在煎熬中，在疲惫、在喜悦中，不断迸发希望与挣扎，去承受那些精彩与斑驳、磨难与骄傲，包括绝望与死亡。也许，我们唯一能够“修改设置”的，就是在这犬牙交错的心理纠葛上，自我超越，获得成熟后的丰厚与清静与自由。

程永新老师看了稿子后，问，这个小说有没有原型？我说，没有。除了我用了自己一个中篇的材料，它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但是，它的一砖一瓦，都是我沿路捡来的。

散文是有亲和力的文体，是文学大家族中的小精灵。她不事宏大，不做作弄，不趋炎附势，矜持有仪，坦荡纯粹。虽也有话题，多物议，比如，散文的文化含量，掉书袋与老年文体，真实性与虚构渲染等等，即便如此，散文产量大，作者多，读者喜爱，作品成色以及文字的诚信度，多为圈内认同。

当代散文名家家中，肖复兴是高产、执着、资深的一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数十部散文显示了不凡实绩，可贵的是，长盛不衰的创作力，不断开掘散文题旨，文本多变并葆有相当质量，在南北报刊中，几近遍地开花，多篇作品入选高考考题，或在年度选本中常常露面。他是散文界的一棵常青树，一位劳模，他以执著的创作力，丰硕成果，装点了散文园地独特景致。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肖复兴散文》，遴选了作家的新作，虽时间跨度十余年，多以近年作品为主，全书以《人生除以七》《京都之什》《北大荒断简》《音乐笔记》《父亲母亲》五辑划分。如题所示，感悟人生，旧事新写，听乐读书等，林林总总，风华有致，突出的是，以心灵剖白，烟火万象的真实书写，成为一本辨识度较高、有情感温度的作品。

散文，轻松自在，大小由之，无拘束，多真情，写俗世生活，是有我之文。这也是肖复兴本部作品特色。世相万物，人生故事，生命自然，亲情友情，他以散文的名义书写。既有亲历故事，生活百态，也捕捉世道人心，文化万象。题旨丰茂，文心古雅，情怀幽曲，有如古人所言，“日丽春敷，风云变态”（清·方宗诚）的韵味。

人生阅历是文学必修课，多样化文学历练，成就了大家手笔和深阔文气。肖复兴的散文，不拘题材，细节饱满，多有知识性、人文气，特别是于平凡世相中，描摹人生命运感，留下时代生活的记录。当年北京胡同的儿时过往，北大荒知青风雨人生，青春时节成长经历，京城大院文化，昔年花草，亲情入骨，世态人心，缔结为一份特别情感，成为有温度的文字，也是一代人的成长记忆。加之，多年从事编辑生涯，早期的诗歌创作，又有随笔杂感、小说等不同的文体历练，成就了肖复兴文字的繁复浑熟。晚近，他在绘画素描，主要是水彩钢笔画上，研习精进，多部散文集的配图，都是他的手笔。经年累月，不同文样式样操练，他的散文写作游刃有余，渐臻妙境。在小说方面，他著有系列长篇，在诗歌有现代诗或旧体诗，散文随笔则是近年主打，多卷本的散文系列影响广泛，本书问世，有了新收获。

肖复兴执著于散文，拳拳文心，矢志不渝。散文不像其他文学体裁，比如诗、小说，专事者众多，散文多为业余或是文学家另一副笔墨。文学史上，专攻散文的作家不多，个中原因，或被认为壮夫不为，不如小说诗歌风光。我以为，散文是一种智性文体，思考性文字，并不因为“姓散”，成为随意文字，浅近文字。另外，中国散文传统深厚，对作者也有潜在压力。当代作家中，肖复兴的散文在数量和影响上，可圈可点。晚近，他的散文继续高产，在为数不多专事散文的作家中，他的特守，执著、实绩，令人感佩。

肖复兴散文近年呈主题性和专门化趋向。本集中，他的音乐札记，书写京城旧时风物、知青命运情怀等，一应为主题系列。这与一个成熟散文家的兴趣经历、学养见识有关，也是散文家的自我拓展。散文体量轻盈，内涵隽永，不是宏大建构，或高台大殿，但阅历、知识、书卷味，是优秀散文的基本要素，也是见其高下的关键。本书中，虽多轻简的生活画面，人生故事，却有对生命自然和人文的深挚思考。他写继母深情，胜过亲生，写父子之情，馨咳可闻；他写旧时故人故事，历历如昨，老城的瓦，故城的门，胡同的声音，门楼的楹联，或者果腹的菜肴，柴米油盐，无不透视人文背景。鲜活的故事，韵味悠长的文字，形成鲜明的主题性，系列文字又增加了散文题旨的繁复丰饶。当前，散文主题性、专题性的出现，是一些作家的有意为之，成为文学园地一道胜景。

音乐笔记是肖复兴散文的“华彩乐章”，他很早就开始了这类散文创作。本书中专有一辑，将中外音乐经典进行了文学阐释。“音乐和旋律是把灵魂引向奥妙。”（柏拉图）肖复兴以个人欣赏体验，开掘经典音乐的意境，从作曲家生命情怀，感知音乐无国界的艺术魅力，“人类共同语言”的博大精深，以及对人生命运的影响。他多方寻访大师故地，行走于音乐圣地，说贝多芬、莫扎特、威尔第、斯特劳斯、德沃夏克等大师，也听罗大佑、蔡琴和崔健等人；从音乐与人生，与时代文化和文学，特别是中国诗文的联系上，多视角、多侧面地展示经典艺术的丰赡华美，大师的人物风采。他写道：“所有的音乐都指向心灵的深处……是对我们人生的救赎，对我们心灵滋润。”他品评名曲带给人生的精神力量，从不同时空，不同的文化比照中，认知经典作品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他不是普及音乐知识，也不是专门欣赏经典阅读大师，作为一个散文家，一个经年的“乐迷”，他解读艺术与人生的精神联结，高雅与平凡的共情共美，他以平视的文字，让音乐经典走进普通欣赏者心灵，或者，以虔诚的心态，感激文化经典对平凡人生的精神滋养，还有对有关史料和人物的独特理解。一段时间内，写音乐散文相当热闹，而肖复兴则是较早、较勤奋并有见地的散文家。

本书开篇《人生除以七》的题目，饶有新意，一个算术式，是作家对生命求路的回望、检视。人生如寄，来去匆匆，时间无情，人生被时间划分，为了回望，为了警示。或者，聆听光阴的脚步，认识自己。这里有作家的自白，自省，也是对众生的启迪。岁月无情，回忆过往，与往事握别，坚韧前行。在这一命题下，他对生活的繁复冗杂，或者一些生活物事，平凡小事，投以极大情感。生活细琐，百姓行状，人生磨砾，悲欢离合，也有温情高义，欣喜与欢笑，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他以平实、隽永的文字，书写生活中的过往和不断变迁变化的现实。这是鲜活的现实人生，繁复的生命图景。这是肖复兴散文的人文基调，题旨浑然，不乏沉实，文字清丽，却饶有情味，故人故事，繁复冗杂，平民生活，人文气息，或者，这也是领略肖复兴散文新著的一个线索。

肖复兴散文近年呈主题性和专门化趋向。本集中，他的音乐札记，书写京城旧时风物、知青命运情怀等，一应为主题系列。这与一个成熟散文家的兴趣经历、学养见识有关，也是散文家的自我拓展。散文体量轻盈，内涵隽永，不是宏大建构，或高台大殿，但阅历、知识、书卷味，是优秀散文的基本要素，也是见其高下的关键。本书中，虽多轻简的生活画面，人生故事，却有对生命自然和人文的深挚思考。他写继母深情，胜过亲生，写父子之情，馨咳可闻；他写旧时故人故事，历历如昨，老城的瓦，故城的门，胡同的声音，门楼的楹联，或者果腹的菜肴，柴米油盐，无不透视人文背景。鲜活的故事，韵味悠长的文字，形成鲜明的主题性，系列文字又增加了散文题旨的繁复丰饶。当前，散文主题性、专题性的出现，是一些作家的有意为之，成为文学园地一道胜景。

程永新老师看了稿子后，问，这个小说有没有原型？我说，没有。除了我用了自己一个中篇的材料，它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但是，它的一砖一瓦，都是我沿路捡来的。

# 心灵剖白 灯火万象

王必胜

——读肖复兴散文新作

▲电影《烈日灼心》改编自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由曹保平执导，主演段奕宏、邓超、郭涛同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图为《烈日灼心》剧照

